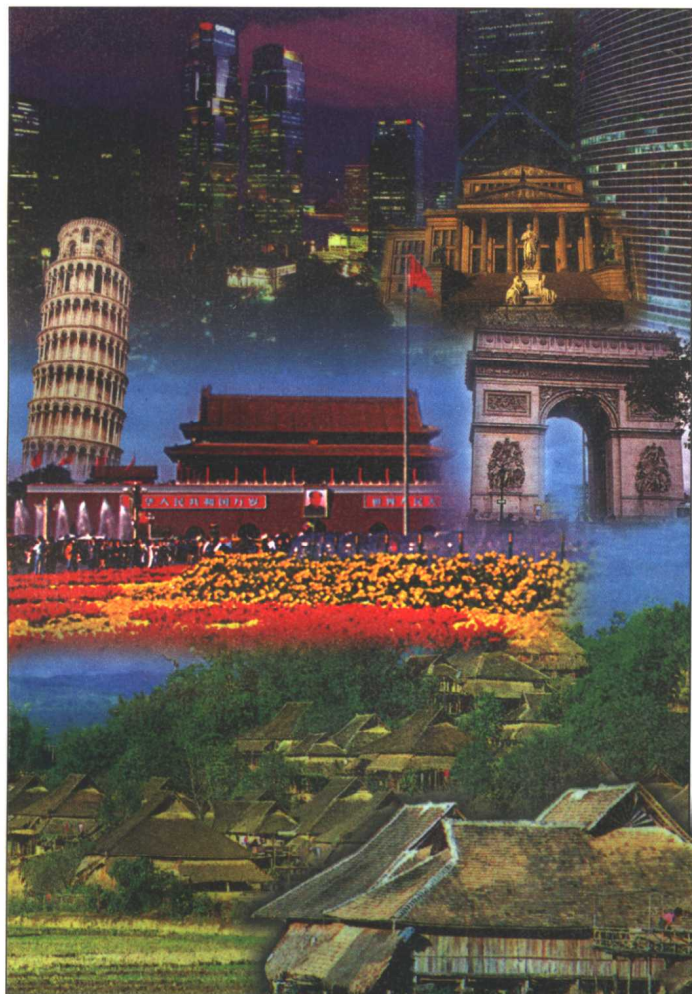




旅游文库

从土家苗寨 走向世界

文隆胜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从土家苗寨走向世界

文隆胜

中国旅游出版社

校 对：汪国春
设 计：萧 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土家苗寨走向世界/文隆胜著·—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7.8
ISBN 7-5032-1348-5

I. 从… II. 文… III. 游记-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5062 号

从土苗寨走向世界

文隆胜 编著

※ ※ ※

出版者：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内大街甲九号)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22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定价：18.00 元

我的心里话

人都是两条腿，但走的路子却迥然不同，有的笔直，有的曲折。人生的经历酸甜苦辣一应俱全。我自己说不上是苦，还是甜，可以说是二者兼而有之。不过，说实话，我的一生是不平坦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是不断进取的一生，是成功多于失败的一生。

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本书，把自己所走过的轨迹记录下来，这对同龄人可能是个回味，对年轻人或许有些启迪。不少人，甚至包括外国人也常问我：“你一个边远山区的农家子弟，怎么进了大城市，还当上了领导干部呢？”本书就试图回答人们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但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什么伟人，也没有惊心动魄的事迹，然而却有着戏剧性的成长过程……我丰富多彩的生活工作经历，值得人们品味。

说心理话，我写这本书，不是没有顾虑的。不写吧，可惜；写吧，怕人误以为“自我吹嘘”。如今思想解放了，本着对社会和读者负责的精神，管他怎的，豁出去了；再者我已是年过半百又八载的人了，不写更待何时？还是如实地向读者和盘托出，并请批评指教。

本人在撰写中，得到很多同志和朋友的指点与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书中有不当之处，请读者谅解。

作者

1996年夏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艰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1)
朋友来到茅坡口——引子.....	(1)
小白菜.....	(3)
早熟的童年.....	(6)
娃娃亲.....	(8)
种石头.....	(9)
摘枇杷	(10)
启蒙	(11)
三怕	(12)
马	(13)
由学堂到学校	(15)
火灾	(16)
农民没有犁头高	(18)
朱老师使我获新生	(20)
第二章 火红的青年时代	(23)
“二和尚”、“老南瓜”打小工.....	(23)
当头头和画展	(24)
爬车	(25)
份外的事也得管	(26)
反右	(27)
大开眼界	(28)
落汤鸡	(30)

最大的愿望	(31)
丧父	(33)
是私心吗?	(34)
幸亏没去莫斯科	(35)
难忘的六年	(36)
铁匠	(37)
乡巴佬进京	(38)
年轻的小老头	(41)
难熬的六个月	(44)
重整旗鼓	(45)
第一个上岗的人	(46)
欧洲初行	(46)
西欧之行	(50)
短暂的蜜月	(52)
首驻阿尔及利亚	(54)
烧不完的书和频繁的使馆公报	(55)
水土不服	(56)
“左”右为难	(56)
学开车	(59)
可恶的小偷	(61)
和尚馆	(63)
热心的阿拉伯人	(64)
极“左”的宣传	(65)
路口生活	(67)
小“泥鳅”	(69)
文化外交人员搞科技	(71)
引进的作用	(72)

打摆子	(76)
南口	(77)
回家反比回国难	(79)
兰花豆	(81)
地震	(82)
第三章 勤奋的中年人生	(85)
回归	(85)
掌玺“大臣”	(87)
到世界“花都”去	(87)
当之无愧的“花都”	(89)
中国热	(99)
参加当日·圣·罗曼举办的中国文化周.....	(103)
一次出乎意料的接见.....	(105)
科西嘉之行.....	(107)
安的列斯群岛的明珠.....	(111)
巴黎的华人街.....	(114)
我们都是中国人.....	(117)
为中法友谊奋斗不息的人.....	(119)
中国种猪在法国落户.....	(121)
热心公益服务的人们.....	(123)
天真活泼可爱的法国青少年.....	(125)
一个“什么都吃的人”	(129)
“花都”里的流浪汉	(130)
法国人请客.....	(131)
硬功夫.....	(133)
同志友情深.....	(134)
活到老学到老.....	(135)

珍惜时间 自觉做个有心人.....	(137)
在一个普通法国人家里过夜.....	(139)
赌博.....	(142)
戴高乐将军的墓地和故居.....	(143)
受骗.....	(145)
让人难受的高蛋白.....	(146)
二进宫.....	(148)
小姐与盲人.....	(152)
撒哈拉的变迁.....	(152)
撒哈拉大沙漠奇遇.....	(155)
阿尔及利亚人的订婚仪式.....	(155)
阿尔及利亚暴乱纪实.....	(157)
地中海边中华儿女赞.....	(162)
怀念我的母校——恩施一中.....	(165)
中国功夫在遥远的非洲.....	(166)
白衣使者 默默奉献.....	(170)
勤俭办事 丰富生活.....	(173)
第四章 继续不停的奋斗.....	(177)
难当的后勤“部长”.....	(177)
初患冠心病.....	(181)
改不掉的“臭”毛病.....	(182)
儒家文化与现代化.....	(188)
返乡.....	(190)
可爱而又可怜的打工仔.....	(194)
干什么吆喝什么.....	(196)
生活在热情友好的非洲人民之中.....	(198)
理论爸爸.....	(201)

自我调节·····	(203)
小车不倒只管推·····	(205)
拍电影·····	(210)
是团长又是翻译·····	(212)
中国—苏丹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	(216)
划句号去·····	(218)
我眼前的非洲·····	(222)
说说我们的中心和雇员·····	(224)
非洲的“威尼斯”·····	(228)
共和国里的国王·····	(230)
科托努的女站长·····	(234)
贝宁的妓女·····	(237)
非洲人如何惩治强盗·····	(240)
一场严重车祸在贝宁发生之后·····	(243)
赶走的神又请回来了·····	(255)
—贝宁总统竞选纪实·····	(255)
紧张而激烈的竞选活动·····	(256)
我站最后一班岗·····	(267)
未说完的话·····	(279)

第一章 艰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朋友来到茅坡口

——引子

1938年农历2月初，我的家乡鄂西山区，山上的积雪有的已变成了水，润湿了一片片坡地，屋檐上的冰钩越来越细，嘀嗒嘀嗒的水把疏松的地面琢成一个个小坑。中午时分的阳光多少带点暖意，大地开始苏醒，这预示着春天就要回来了。农户们跟往年一样，已开始准备春耕春播。

2月初3的凌晨，被高山遮住的天空还没有发白，文家就忙活开了。这天跟平常不一样，不是忙上坡干活，而是要迎接一个新生命的降临。山里人，没有医院，没有产房。家境好的，到附近请个接生婆。一般人家，都是自己接生。遇上怪胎难产，不是母死，就是子折。杜氏（林芝）大婶已生过3胎，习惯了，既不叫，也不喊，沉着地等待着又一个小生命的诞生。

不多时，“哇”地一声从屋里传出：“我们茅坡口又多了一个人。”他上面两个都是姐姐，哥哥两岁时就已离去，文家添了个胖乎乎的小子，喜出望外。消息像春风一般，很快传遍了左邻右舍，有的来祝贺，有的来道喜，忙得文家不亦乐乎。满月那天，文家还摆了酒席，请来了乡里知书识理的私塾先生，说是要给这个儿

子取个好名字。私塾先生可动了一番脑筋，既要符合辈分，又要有意义，更要讨得文家的欢心。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取名“隆盛”，隆是这代的辈分，盛乃昌盛，正中文家想发家致富的意。一拍即合，从此，这个名字就成了我朋友永远的代号。家里人和长辈亲戚们呢称“盛娃”。

1938年，农历戊寅，故我的朋友属虎。本来全国正值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时刻，可我家乡——鄂西这块僻静的山区，除了偶尔听说一些抗战的消息和看见天空飞机往来和听到它们的轰鸣声外，老百姓没有见过可恶的日本兵，更没有遭受被占区人民那般的苦难。文家火了两年，又种地，又做小买卖，虽说不算富裕，吃穿自然不成问题。然而，好景不长，我的朋友也只有面对残酷的现实，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了。

我的朋友比我大两个月零3天，我一直管他叫“盛哥”。请看他的自述吧！

——腾龙

小白菜

有一首歌谣在我们家乡流传很广，很多人都会唱，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小白菜呀，遍地黄呀，两岁时死了娘啊；只好跟着爸爸过哟，又怕爸爸娶后娘哟……

这首歌我很小就会唱，不知是我姐姐教的，还是别人教的。因为这支歌唱起来顺口、凄凉、贴切，似乎是哪位专为我作的似的。

我的父亲叫文寿昌，又名文玉堂，经常使用的是后一名。他个子不高，勉强上了4年私塾，能认识自己的姓名，进行简单的心算。我的祖父叫文德宣，既会种地，又会裁缝。但我祖父21岁那年，不知得了什么病，那个时候，山区特别落后，根本没有医疗条件，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人间。祖母改嫁到孙家，我的继祖父也是既会种庄稼，又会缝衣服。听说，有一回他在山上砍柴，一失脚，滚了好远，成了瘸子，以后就只能全靠给人做衣服为生。我的祖母跟继祖父又生了几个叔叔和姑姑。我的父亲很早就脱离他们而独立生活了，一生种过地，卖过力，做过小买卖，起早贪黑，勤耙苦做，地方上不少人都知道他，他还当过几年甲长。他小时候很苦。但到我记事时，家庭生活已算可以的了，解放时还定为“中农”成分。然而，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压坏了腰，坐下就起不来，后来又得了肺结核，咳嗽不止，加之1959年大灾荒没饭吃，年仅52岁就丢下孩子们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的母亲是大丫口杜家的，离我家不太远。听人们说，我的母亲个子比较高，但裹了小脚，在地里只能跪着干活，为人善良、贤惠、勤俭。我两岁时，我的母亲突然得了病，病的时间不短，不知是什么病，总是不好，后来神经失常。一次，她要给我喂奶，我的大姐刚把我递到她手上，扑通一下，就把我扔到了地上，我哇

哇直哭，好在是土地，我又胖，才没有受伤。最悬的是有一回，她从我大姐的手里夺下我，抱着我就往猪圈底下跑，眼看她就要把我扔进粪坑。说时迟，那时快，我被闻讯赶来的父亲一把拽住，才没有被扔进去。人们围上来，一个个目瞪口呆。我的母亲愤愤不平地辩解：“我就要死了。我死了，他要受苦，不如把他淹死。”我们那里的粪坑很大很深，足有三四米长、两米宽、一两米深，是积肥的主要来源，猪粪、人尿、烂菜、臭水都往里拥。那回要是把我扔进去，那我早就没命了。比我大8岁的梅芝姐，从此以后，就背着我到处躲四处藏，猪圈里、牛栏里、庄稼地里、山林里都曾躲藏过。后来，我的母亲被折腾得不成人样，披头散发，家里人一个个也被耗得筋疲力尽。一天，趁我的父亲下地干活，她站在床头上悬梁自缢了，临终时，才30来岁。

别人问我，我妈妈死的时候，记不记得起。说来也真怪，那时我刚两岁，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堂屋里用两条高板凳放着一副黑色的棺材，一群道士敲锣打鼓，又唱又跳。有人要我磕头，我磕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跑进跑出去玩个不停。我懂什么呢？

从此，我就成了一棵可怜的“小白菜”。

我的母亲过世后，我的父亲忙里忙外，根本顾不上我们，实际是我的姐姐承担了母亲的义务，背我抱我，哄我睡觉、穿衣，给我洗洗弄弄，以后又给我补衣服、做鞋子。

嫁给李家的二姑与我们家同住一屋。她很喜欢我。她一放工回家，我就伸出两只小手，“二给，二给”（叫不准二姑）地叫个不停，硬要她抱。

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機會，我的父亲认识了我后来的母亲。我的继母姓朱。听说是这样的：她嫁给山脚下刘家，丈夫不久就病逝了。一天，她上山来打猪草，被一伙人发现并议论开了。有人提亲，让我的父亲娶过来。很快，就成了。

我3岁左右有了后母。我的后母没有文化，不多言语，劳动却是把好手，割草耨地比谁都快。因为是后母，毕竟跟自己的妈妈不一样，不敢亲近，总有一段距离，心里话没处说。后来，她给我生了5个弟弟，有一个不到两岁就病死了，其余4个都长大当了农民。1959年，我的父亲去世时，最小的弟弟还不到3岁。

因为我自己没有感受到母爱，我的父亲又忙又严厉，很小我就立下自立的愿望。我曾对人说：“我长大了，找一块地，造一栋小巧玲珑的房子，娶个好媳妇，自己过日子，省得在家受气。”那时，我没有想到上大学，更没有想到来首都生活，做梦也没有想过从事外交工作。

我的继母一向还可以，不能对她有太多的苛求，说实话，她也真不容易。但有一点使我最难受，那就是：每当明明是我做错了事，她不说我，不骂我，而是恶狠狠地骂我的弟弟，打我的弟弟。我觉得：真比骂我、打我自己还难受。那时，我虽不懂多少大道理，可是自尊心极强。我想，要是我自己的妈妈就不会这样。我的两个姐姐也十分难过，常常三姊妹躲在一边偷偷地哭，怀念自己的妈妈。

我们家乡有一种说法：“宁死做官的爹；不能死要饭的娘。”这句话我的体会是极其深刻的，具体的，实际的。

如今，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母亲，可以得到无限的母爱，可以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撒娇，我感慨万千，真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我羡慕这些孩子即使做错了事，被自己的妈妈痛打一顿，那也是幸福的，心甘情愿的。

我曾经历过这么一回事：刚解放不久，我差不多十一二岁。那时我在离家10多里路的团堡镇上白家寄读小学。每个星期六放学回家，第二天，即星期日的下午，背着苞谷面、毛毛菜、柴禾、油盐再返回去，平时上学自己做饭吃。一次，我回家，正巧家里喊

活路（集中找人帮忙突击干活），磨了一盆豆腐，于是我就拿了几块准备带去上学做菜，眼看我的伯娘（称后母）不高兴，便扔下豆腐就回镇上去了。那一个星期，我除了喝玉米糊糊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菜可吃。有时好心的白家人看我可怜，顺便给我点咸菜什么的就饭。

早熟的童年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是天真无瑕，活泼可爱，无拘无束的。可我的童年却不是，首先我早早地就没了母亲，我父亲又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我们家不仅大人有整天忙不完的活，就是孩子们一点也闲不着。所以，我一点儿大，就开始做事，放牛、捡柴、割牛草、打猪草、拾粪、编草鞋……我都干过。

有一回，我还很小，我们家在10多里外的安乐乡山上包了几棵松树，伐倒、锯断，劈成块块柴，准备干了后挑到街上去卖。我从山上往下运，一次虽只搬几块，也累得我够呛，腰酸腿疼了好几天。

我们农村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捉迷藏、打陀螺、放风筝、掏鸟窝，而我呢？可怜哟，什么娱乐也没有。大约我10来岁时的一个春天，我也做了个竹架糊的纸风筝。鲢鱼随着微微的春风摇头摆尾越飞越高。当我玩得正开心的时候，我放的牛下地里吃庄稼去了，又被父亲发现。我父亲顺手操起一根竹竿跑过来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连竹竿也打裂成几块。从此，我再也不敢疏忽大意，不敢轻易地玩了。

我做事有时完不成任务，也会做假哄人。一天早晨我上山放牛割草，该到回家的时候了，草还没有割多少，回去怎么交代呢？我想出个办法：在背篓的边缘插上一排小树枝，把割的草全堆在

上面并用葛藤围起来，显得满而高。这回总算过了关。

据我记忆，在我所有干过的活中，最使我讨厌的是夜里磨苞谷和裹烟叶。

我们山里人，主食以苞谷和洋芋（土豆）为主。三天两头得磨苞谷面，而且常常是在晚上，那石磨又重又笨，一圈又一圈且磨不完，打盹还会磕在磨盘上。当然，做这种活，不是我一个人。有时跟我姐姐，有时跟我伯娘，即使只是做个帮手，比如，喂磨（往磨眼里添苞谷）也够我烦的了。因为太晚，时间太长，小孩子不是觉多嘛！

我们家乡的主要经济作物就是生产烟叶。现在主要是生产烤烟，那时候不是，是卖给别人直接捲起来抽的条条烟。烟叶割下之后，先用草绳串起来凉晒，等凉到一定的程度就要裹烟，就是把宽烟叶裹成条条形。这工序要反复多次，而且只有等到半夜下雾了，烟叶才能回潮，这时才能裹。你想想，一个小孩子，瞌睡又大，哪能熬到这么晚呢？

有一次，我大约才八九岁，夜里勉强被我父亲唤去裹烟。烟一排排地凉在吊脚楼的彩楼上。我们家那个彩楼当时还没装栏杆，因怕雨水把木板淋湿，就用杉树皮临时覆盖着。裹着裹着，我脚踩在沙树皮上，沙树皮一滑，哎呀！我差一点掉了下去。不知怎的，可能是人的本能作用吧！我伸手抓住一根凉衣杆，这吓坏了父亲，他赶忙过来把我抱住，才没有掉下去。彩楼离地面差不多有六七米，满地都是乱石头。那回要是掉下去，恐怕不是死，也得残。想起来都叫人后怕。左邻右舍都说我“命大”，说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娃娃亲

旧社会我们家乡还有个习惯，兴“娃娃亲”。我两岁左右便与肖家拿了“八字”（定亲）。女方叫肖太明，比我大两岁，在女孩中排行老四。其父是教书先生，母亲也姓文，我管她叫“大娅”（大爸）。这就叫亲上加亲。他们家就在我 ga ga（ga ga 外婆）家旁边的山坳里。他们的家境比我们家要好，其父有文化，又是国民党员，在当地多少有点名气。我小时候由于生活条件差，加之劳动过早过重过累，所以与同龄的孩子比，我的个头儿长得慢，长得矮。肖家有些不满意，常有一些闲言碎语传到我的耳里。别看我人小，又不说话，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父亲本想把我托给肖太明的父亲培养，他没表示可否，估计是他认为我没有培养的前途。我们两家人平时来往不多，但逢年过节，我还是要提着礼物去朝拜他们的。我小时候最发憊的也莫过于这档子事。有一回，我去到他们家，肖太明给我端来洗脸水，目不直视；而我也多么想看她一眼，心里直打鼓，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小孩子并不懂男女之间的事，却懂得害羞，真有意思！伙伴们时常还拿这些笑料逗我玩。

我们那里，过年总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而且我们山区这时雨雪又特别多，气温相当低，不是脚跟、耳朵冻成疮，我们叫冻疱，就是手掌裂成口，像猪爪一样又粗又黑，实在怕见人，可未来的“丈人”家又非去不可，真是难为我了。大冬天，我既没有防冻的鞋帽，更甭提手套了。为了防止寒风吹裂手背，我有时不得不用破袜子把手裹起来。这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多多少少还是管点用。

我上大学以后，主动解除了这种婚约，因为我接受了新思想，